

語言志序

Preface

本篇名為《語言志》，實際講的是馬祖方言。方言，顧名思義它是地方性的語言，是相對於標準性高的通語而言。它是民間日用之語，故自古以來，廟堂文獻每稱之為俗言、鄉談、方音、…等。因為地理關係，馬祖人說的母語是閩東方言，也就是習稱的福州話。它有很深的歷史積澱，又有五口通商後的聯外交流，使它的內涵變得非常複雜。再加上聲、韻、調的連動變化強烈，所以被稱為中國境內難度很高的方言之一。

馬祖列島雖有八千年前的歷史遺址，但真正大規模的開發建設，是民國三十八(西元1949)年國軍轉進以後。在此之前，此地只是閩東沿海漁人臨時棲息的場所而已。因為內戰關係，兩岸分治數十年，馬祖的閩東方言和原來的福州方言各自發展、各自吸納不同族群的語彙，使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拉大。往好處想，這種現象能使語彙增加，但是，原始語詞受到排擠也是無法避免的事。

馬祖列島的官方名稱為連江縣，然而居民卻多半來自大陸的長樂縣，語言腔調、生活習慣等無不類似於此。故本《語言志》所指的閩東方言就是指長樂片的閩東方言而言，不是以省城福州腔調的語音為主。從2009年開始，筆者為馬祖建立《馬祖閩東方言資料庫》(辭典)的工作，在此期間曾做過初步的田野調查，讓筆者更進一步的理解到原鄉與馬祖之間的語音差異。舉例來說，兩本《福州方言詞典》將人的中指稱「台中指」，可是，馬祖鄉親是說「當中指」，食指大陸稱「雞角指」，其實它是「犄角指」的音變。參觀馬祖民俗文物館時，福州來訪的朋友指搖籃說「搖策」，馬祖鄉親受國語的影響則說「搖籃」。筆者參加福建同鄉會活動，經常見到幾位自稱「奴」的耆老，這是很典雅的第一人稱用詞，而且是男女通用。但是，在從前的馬祖，它只用於女性的自稱。

再以語音來說，一般人都知道福州話有ㄋ(n)、ㄌ(l)不分的現象。但田調的結果不難發現，在馬祖ㄋ(n)、ㄌ(l)的音位別義意義並不大。因為ㄋ(n)、ㄌ(l)區分的人口比ㄋ(n)、ㄌ(l)不分的人口數量要多很多。其次，有些字馬祖腔帶有強烈的一(-i-)介音。如：福州人說「渣」為ㄗㄚ(tsa)，馬祖人說ㄌㄧㄚ(jia)。福州人說「早」為ㄗㄚ(tsa³³)，馬祖人說ㄌㄧㄚ(jia³³)。福州人說「柴」為ㄘㄚ(tsha)，馬祖人說ㄘㄧㄚ(qia)。福州人說「青」為ㄘㄨ(tshang)，馬祖人說ㄘㄧㄨ(qiang)。福州人說「簪」為ㄗㄨ(tsang)，馬祖人則說成ㄌㄧㄨ(jiang)。福州人說「小」為ㄒㄧㄠ(siu³³)，馬祖人則說成ㄒㄧㄠ(xiu³³)。這是受推行國語(普通話)運動影響，舌尖前塞擦音、擦音(ㄗ、ㄘ、ㄒ。Ts、tsh、s)和細

音拚切時會自動變成舌面音ㄌ、ㄍ、ㄒ(tɕ、tɕh、ɕ)，這也是聲母顎化的現象之一。至於韻尾的差異，它多發生在ㄠ(au)又(ou)與ㄞ(ai)ㄟ(ei)處。這四個韻是複韻母，a、o、e是主要元音。兩組的個別差異就是在主要元音的不同。同樣是「溝」，福州人說ㄍㄠ(kau)，馬祖人說ㄍㄨ(kou)。「教授」福州人說ㄍㄠ、ㄌㄟㄝㄨˊ(kau\lieu²⁴²)，馬祖鄉親則說ㄍㄨ、ㄌㄟㄨˊ(kou\liu²⁴²)。「篩」福州人說ㄘㄞ(thai)，馬祖人是說ㄘㄟ(thei)；「沙」福州人說ㄘㄞ(sai)，在馬祖聽到的是ㄘㄟ(sei)。福州人說「我」為ㄉㄞㄨˊ+(nguai³³)，馬祖人以發ㄉㄞㄨˊ+(ngui³³)的音為多。由以上例子看來，馬祖話有自己的主體性，本方言志就是以馬祖為主體來做論述的。但是話說回來，上述所舉之例，不過是相同方言中分支語音的個別差異而已，它不是好壞與對錯的問題。若各以自己的鄉音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那無疑是自尋煩惱了。

本《志》的標音系統是採用羅馬字拼音符號、〈馬祖福州語拼音方案〉(簡稱〈馬拚〉)兩種並用的方式。〈馬拚〉是廖偉成老師針對馬祖話研發出來的音標系統，它和馬祖母語教材所用的拼音系統較為接近，也是國語注音符號的變通方式。國語注音是一般人已具備的基本能力，但無法精確的標注出福州話的音韻結構也是事實，必需借用五個國際音標(ø、œ、β、ʒ、ʔ)方能完備。〈馬拚〉不過把這前四個借用的音符以漢字表示而已。

在《縣志》續修之前，馬祖已有多種《縣志》出版品。有關方言的記載與論述多欠詳備。本《志》以方言的「體」與「用」兩大角度，將相關問題分章立節的說明與討論，涉及的面比較廣，因受限於篇幅，故許多內容只能採取列舉式的提示，將來任何有心於方言研究的朋友，皆可對此做更詳細的發揮與闡述。

時代在進步，文化不可能停滯不前，只希望能透過本論著的介紹，讓後人知道自已的母語並非蠻語。閩東風俗文化也是具備足以讓人驚艷的內涵，我們應有承先啟後，繼往開來的抱負，切不可妄自菲薄的自卑與退縮。

感謝審查委員林良淦校長、王永順老師的仔細審閱，並提出具體且寶貴的意見，經過刪修補充之後，使本《志》的論述理據更加堅實。

語言志主纂 **陳高志** 謹識
序於台北新店。104年9月

總 論

一．馬祖閩東方言的「體」和「用」

閩東方言是我國境內比較難學的方言之一。就個別的語音、詞彙來說，它有很深、很久遠的歷史，但整個語音系統的完成年代，卻約在東漢、三國以後，這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和版圖開拓的方向有以致之。據正史記載，中原最早的軍事力量向南經略是在秦朝時。武力征服之後曾在此設立「閩中」之郡，表面上看來，這是中國力量到達南方的開始，但是，若說中原文化因此進入閩廣地區，那還言之過早。文化沿波而來的關鍵時代是，「江東孫吳花了十五年的時間用武力壓服反抗王朝的越人，隨後東吳人民就逐步從浙江會稽南下到閩北來開發，這大概是第一批到福建來的漢人，他們帶來的是上古時代南方的漢語方言，即揚雄《方言》中所說的『江淮』方言。」¹早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楚國的勢力範圍即已經達到今天的江淮一帶。也因為如此，閩東方言和楚方言、吳方言的淵源非常深。所以，在口語中，對閩東方言保存了許多吳、楚方言的語彙就不會感到意外了。由這些史料看來，閩東方言的內部結構是複雜的，因為底層還有古閩越族的原始方言在內。南北朝時的衣冠南渡，政治上異常紛擾，就軍事力量來說，漢人確實是節節敗退的，但不可否認漢文化在最後是佔了上風。經過數百年的動盪，中原文化在此整合，同時吸納在地的人文風情後落地生根。這就是今天閩方言可以透過《廣韻》等資料，拾級上溯中州，甚至更古老的先秦時代的原因了。

馬祖是東南丘陵大陸棚邊側的列島，此地雖有八千年前生民活動遺址，²但真正大規模的開發建設，卻是民國三十八（西元 1949）年國軍轉進以後。在此之前，此地只是閩東沿海漁人臨時棲息的場所而已，就文化地理來說，列島是閩東文化沾漸周流的區域。兩岸分隔數十年以後，馬祖的閩東方言和原來的福州方言各自發展、各自吸納不同族群的語彙，使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拉大。因為大量接受外來語詞，尤其是和軍人溝通時，常把國語語彙直接套用，或把它翻譯成方言通行，³使得閩東方言的內容更為豐富。⁴有這些新語彙的加入，人們在溝通時增加了表情達意的廣度。但是，任何事情都是相對的，母語的表達廣度增加了，原始語詞必然受到排擠。再加上各級學校的教學是以國語為主，人們在熟悉的語言影響之下，弱勢語言就會向強勢語言傾斜，一旦被取而代之就很難恢復舊觀了。故今天我們所做的相關研究和撰寫本《志》之目的，並非要大家捨共通而死守偏狹。而是藉探源求本之論述，盼望後輩鄉親能對吾鄉吾土產生更高的認同感。

1. 詹伯慧：《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》p.182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 月
2. 八千年前生民活動遺址是在馬祖亮島上被發現的。2011 年底至 2012 年初，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家陳仲玉教授所率領之「馬祖亮島考古隊」，在連江縣政府與文化部、國防部的協助下，於馬祖亮島島尾 I 遺址發掘出土的人類遺骸。此一重大考古學發現，立即受到國內外學界、媒體與政府文化部門的高度關注。2012 年迄今，陳仲玉教授與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邱鴻霖助理教授合作，除了再度發掘亮島島尾 I 遺址與島尾 II 遺址之外，並發現「亮島人」2 號墓葬。同時，出土於遺址之文物，也填補了中國東南沿海史前文化發展史上的一段空白。
3. 典型的例子是「維他命」，它是 Vitamine 的翻譯名詞。「維」的方言讀ㄇ一ˋ(miˋ)，故老一輩的鄉親說ㄇ一ˋㄅㄨˋㄩˋㄇㄣˊ(miˋ ɸ buˋ yuˋ meing²⁴²)，而年輕世代的人則直接說「維他命」。
4. 活的語言會有自動調節的特質，閩方言「文白異讀」很強烈就說明了這種現象。馬祖上層社會說的是國語，底層用的是方言，到今天為止，當地的廟會、婚禮喝采等，仍然使用典雅的母語。

二．釋名

任何族群都不可能世代久居一地，尤其是戰亂頻仍，或經濟資源貧乏的地區，遷徙幾乎變成常態。語言會隨族群而移動，學界因此就有「邊陲」與「飛地」的理論提出。⁵雖然如此，經過語言調查可知，以福州語為代表的閩東方言，實際流通的地方是：福州、閩清、連江、長樂、羅源……等十多個縣市。過去學界將中國境內的漢語方言分成八大類，閩北、閩南分屬其中的兩大類。如此劃分，很明顯地把許多次方言之間的差異點給混淆了。在整個福建地區，至少還能再分閩北、閩中和閩西三大部分。從前把福州語視為閩北方言代表的語言，這不是很精準的結論。因為它通行於閩江下游鄰近東海之區，所以，稱之為閩東方言才比較適當。

馬祖因國共內戰而走上國際舞台，民國三十八之前，當地居民大部分是來自長樂、連江以及沿海諸縣，之後因避戰爭而有大量的鄉親來到此地，其中也包含許多隨政府播遷，籍屬福州的公務員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特殊的族群，他們來自閩南，原先在馬祖從事漁撈、補網等工作，因為海峽一夕路斷而無法歸鄉，這些人多居住在漁業興盛的村落，如，北竿的橋仔，南竿的牛角等地都有他們的聚落。位居要津的公務員，鄉親們稱之為「流亡儂」，⁶因為他們的社經背景高，所以，他們口中的福州話，無論是語音、語彙或腔調等，或多或少會影響到當地長樂腔的閩東方言。⁷至於當地的閩南人，本地人稱之為「南儂」，甚至不懷善意的稱之為「阿南俳」或「阿南罔」。⁸他們的人數也不多，相對而言，是屬於社會底層的族群，他們使用的語言或帶有濃重腔調的同質性高的方言，就逐漸被當地主流的方言所稀釋。

政府設治之初，在馬祖設立羅源、連江、長樂三個臨時縣政府，後來雖然裁併成一個連江縣政府，但是馬祖居民卻多半來自大陸的長樂縣，語言腔調、生活習慣等無不類似於此。⁹故本《語言志》所指的閩東方言就是指長樂片的閩東方言而言。因為是以馬祖地區居民日用口語為敘述對象，所以，簡稱為馬祖方言、馬祖話或馬祖語，甚至稱福州語，皆未嘗不可。

三．語言的功能和族群認同的關係

語言與文字是文化最核心的元素，因為它是文化的載體，一個族群的文化之所以能流傳千古，那是因語言文字發揮了強大的功能。可是，政府遷台初期，大力的推行國語運動，使馬祖的母語——閩東方言（福州語）快速的式微。在這種氛圍下，母語只能保存在社會的底層。所以，隨著長老鄉親的凋零，外來文化的衝激，母語的嚴重流失就如同雪上加霜。

翻開中國歷史看看，魏晉時代政府遷都江左，政治上的變局和當今的環境很類似。《世說新語·政事》篇中記載了一個故事：王丞相拜揚州，賓客數百人並加露接，人人有悅色，唯有臨海

5. 張光宇：《閩客方言史稿》p.131 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6 年

6. 馬祖方言說ㄌㄞˊ ㄨㄛˊ ㄉㄨㄥˊ ㄋㄟˊ ㄋㄥˊ (liuˊ uongˊ nəyngˊ)

7. 這是因為認同較高文化所造成的結果，是正常的現象。

8. 「阿南俳」，方言說ㄚˊ ㄋㄢˊ ㄆㄟˊ (a nang pe)，或簡稱為「安排」，方言說ㄤˊ ㄆㄟˊ (ang pe)。

9. 續修縣志《人民志》的作者邱新福先生，為撰寫此《志》曾對馬祖所有姓氏做了詳細的普查，他對某些宗派的源流甚至考證到鄉鎮村里。據他告知，馬祖居民絕大部分是來自：潭頭、鶴上、浪岐、筱澳等地，這些地方是長樂縣的轄區。來自連江以及其他地區的反而是少數。

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。公因便還，到過任邊云：「君出臨海便無復人。」任大喜悅。因過胡人前彈指云：「蘭闌！蘭闌！」群胡同笑，四坐並懂。這個故事說明了語言是族群認同的重要工具。另外《世說新語·排調》篇又記載：劉真長始見王丞相，時盛暑之月，丞相以腹熨彈棊局，曰：「何如乃淘？」劉既出，人問曰：「見王公如何？」劉曰：「未見他異，唯作吳語耳！」身為宰相的王導，他積極地學習當地的吳方言，必然看清楚了語言對族群瞭解的重要性。從瞭解到族群交融，或許要經歷漫長的歲月，但是，彼此之間的語言互相尊重是必要的態度。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、信仰和獨特的風俗習慣，這些保存在先民思想中的智慧之所以能被後人知曉，那是靠文字的紀錄，如果沒有文字，就得靠代代的口耳相傳。當初政府退守台灣所採取的語言政策，有不得不然的苦衷，但是因為手法不夠細膩，使必要的政策變成族群紛爭的引爆點，不僅傷害到民族感情，其後遺症至今仍然餘波盪漾。相較於《世說新語》中的領導者，無論是智慧、手腕或是胸襟，可謂高下立判。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。面對不同族群時，切不可有以強凌弱，以眾暴寡的心態，如此方能攜手並進，共創新局。

四．軍管政策對語言造成的影響

以地理位置來看，馬祖位於閩江口外，是淡、海水交會之處，是海上交通進入福州的樞紐之地。所以，此地自古以來就是優良的魚場，也是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地。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退守台灣，以當時的戰略思維，必須在馬祖和金門設重兵才能拱衛台、澎。民國 81 年之前，馬祖屬戰地政務時期，簡單的說就是軍政府時期。軍政府講究的事情是克敵制勝、一切以軍事為先。軍事、民政失衡在當時是無可奈何的措施，有理智的人都能理解彼時政府無奈的作為。但是，換個角度來看，也就是政府的來到，才能使百廢待舉的蕞爾荒島脫胎換骨。教育普及、經濟發展、民生建設等，都是有目共睹的德政。筆者出生於民國 40 年代，回憶當時如火如荼的推行國語運動，使馬祖的母語快速的流失也是事實。馬祖剛和外來文化接觸，本地文化逐漸變成相對的弱勢。和筆者年齡相近的朋友，對講方言而被罰的往事一定是記憶猶新的。再加上聯考不考，學校不教，位於文化核心位置的語言，受到嚴重的排擠必然產生質變，甚至任其自生自滅了。在村莊中，能識字會說國語者，往往是受人敬重的，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比較高，說國語變成時尚。在這種氛圍下，母語只能保存在社會的最底層。民國 88 年 7 月 3、4 兩日，故劉前縣長任內，本縣在台北舉行「第一屆馬祖列島發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筆者在會中提出論文〈馬祖方言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〉，¹⁰這是馬祖方言議題首次以國際會議的規格提出，供與會的海內外朋友做參考。論文的結論也影響了馬祖母語教育的決策，間接促成母語教材《福州語》的編撰。

五．以馬祖為主體的論述原則說明

馬祖能有今天如此格局，完全是歷史的偶然。自從國府退守台、澎、金、馬以後，連江縣政府成為一縣兩政府舉世無雙的特殊現象。因為兩岸關係由斷絕、對立，到今天的接觸與交流，經歷了數十年的時間。在這不算短的日子裡，兩岸閩東文化各自發展的結果，其差異度已漸漸拉開。

10. 文見《第一屆馬祖列島發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p.205--210

，若某個符號並無別義作用，就依標音習慣不做細分，以國語的「ㄘ」來說，因為福州方言有寬、嚴，緊、鬆之別，所以，兩套音系並用做對應轉換時，有時需視實際發音而用「o」或「ㄛ」。又，閩東方言的陽聲韻只剩下ㄣ的韻尾「π」（ŋ、ng）。所以，閩東方言有ㄣ、ㄣ而無ㄣ、ㄣ（說詳後）。這個看法是近代、海峽兩岸學者們做田調的共同結論。年輕人的口語或許有接近ㄣ、ㄣ的音，那是受國語的影響。實際標音時，除非語音差異太大而用 π（ŋ、ng）以外，其他則依習慣沿用「ㄣ」，只是唸的時候不唸附聲韻的主要元音ㄘ，而是直接把氣流從鼻腔擠出，造成鼻音的效果。

〈綜合篇〉與〈實用篇〉各有方言詩文的收載，它們的區別在於：前者屬於創作，後者是代代相傳或根據傳統作品所寫的擬作而已。

為了行文方便，文中除非特別指名，否則，所謂的「方言」、「閩東方言」、「福州語」等都是指「馬祖話」而言。

附錄收載兩篇文章，一為〈國軍轉進馬祖對方言詞彙的影響〉。此文是為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，由福建省政府舉辦的「福建省金馬歷史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」而發表的學術論文。因為文章有回顧與展望，與《語言志》的內涵符合，故收錄之以供朋友參考（本文也收在大會的論文集之中，見該書 p.185---208）。第二篇為〈馬祖閩東方言本字考述的原則與實例〉。本文原刊於《馬祖日報·副刊》，文章內容為概論性質，小小見解，對方言研究或許能收切磋之效。由於報刊排版過於窄仄，而且字體偏小難以閱讀。有鄉親曾向報社反映，茲趁本《志》之撰述，也予以收納。

本《志》涉及的面比較廣，撰述的目的重在對方言的源流與發展的觀察，並非為學習母語而寫的教科書。所以，許多章節只能採取列舉式的提示，將來任何有心於方言研究的人，皆可依此綱要做更詳細的發揮與闡述。

時代在進步，文化不可能停滯不前，只希望能透過本論著的介紹，讓後人知道自己的母語並非蠻語。閩東風俗文化也同樣具備足以讓人驚艷的內涵，我們應有承先啟後，繼往開來的抱負，切不可妄自菲薄的自卑與退縮。

感謝林良淦校長、王永順老師的撥冗審閱、緣慳一面的吳志誠學弟提供《福建省長樂方言志》（影印本）、《連江縣志·方言篇》等相關文獻資料。林校長和王老師並且提出許多寶貴的見解。如，林校長建議補強：閩東方言區的確切範圍、馬祖居民民國 38（西元 1949）年之前的原籍地望、…等。王老師對於不同腔調的音素標示、方言文字的選用、部分音理的討論、…等，都有具體的意見補充。因為兩位先進的詳閱，使撰述時某些一己之見得以檢視並做修正，讓本《志》之論述理據更為堅實。在全書完成之時，高志謹向林校長、王老師、吳志誠學弟以及所有提供資料的鄉賢朋友，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。